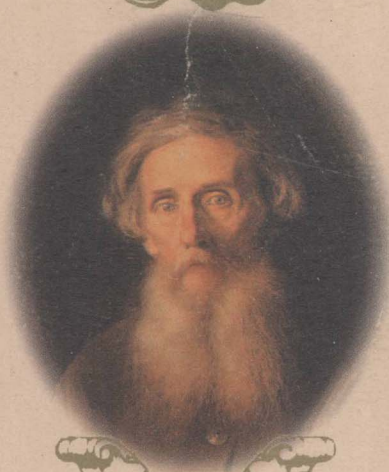




欧也妮·葛朗台

OU YE NI GE LANG T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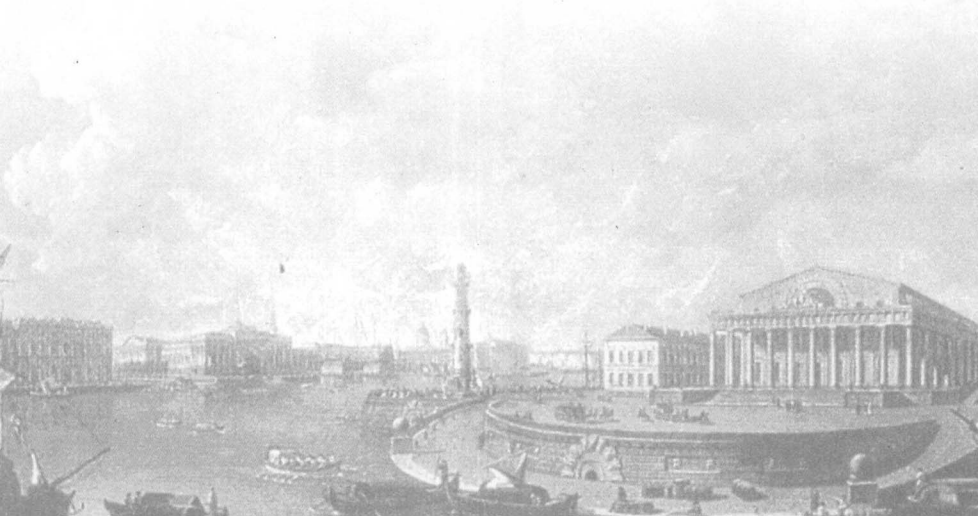
[法] 巴尔扎克 著
余启应 译

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



欧也妮·葛朗台

OU YE NI GE LANG TAI

[法] 巴尔扎克 著
余启应 译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著;余启应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9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ISBN 7-5354-2378-7

I.欧…

II.①巴…②余…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 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5264 号

策划编辑:公 元

责任编辑:罗公元 责任校对:常桥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省峰迪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37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30 千字 印数:1—8000 册

I·1832 定价:1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呼啸山庄

简·爱

德伯家的苔丝

父与子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巴黎圣母院

双城记

鲁滨逊漂流记

修女

格列佛游记

世界爱情诗一百首

茶花女

野性的呼唤

嘉尔曼

曼侬姑娘

上尉的女儿

红字

王子与贫儿

恋爱中的女人

情感教育

少年维特之烦恼

羊脂球

欧也妮·葛朗台

飘

包法利夫人

虹

在外省的某些城镇，有些房屋看上去会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如同那些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悲惨的废墟。在那些房子里，也许既有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凉，同时又有废墟中白骨成堆的惨景。如果不是随陌生人的脚步突然从窗台探出一张目光暗淡、冷漠、僧侣似的死板的面孔，外地人还会以为那是早都无人居住的空屋。索莫城的这条街道高低不平，它直通城市高处的城堡，在这条街的尽头就有一栋似有凄凉惨景的住宅。如今很少有人来这条街了，多处地段阴森黑暗，夏季热浪滚滚，冬天寒气逼人，然而它也有不少引人注目之处：这条街的碎石路面总是那么洁净、干燥，在行人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狭窄的街道蜿蜒曲折；城墙脚下的房屋安谧幽静。这儿是旧城的一角。这些住宅虽已历经三百年风风雨雨，其木制梁柱仍结实坚固。它那各具风格的建筑结构也受到考古学家及艺术大师们的关注。由屋前走过的人们，无不举目欣赏那顶端雕有奇形怪状动物头像的大木梁。大多数房屋的底层都由这种黑色浮雕的粗大的木柱木梁托起，横木架上覆盖有石板，在那随时可能倒塌的高墙上留下一道道蓝色线条。木筋墙的屋顶，因年代久远而歪歪斜斜，屋面的盖板也因日晒雨淋而腐烂、变形。窗台已磨损变黑，精细雕刻几乎看不到了，仿佛再也承受不起那位可怜女工放在上面的棕色的石竹或玫瑰花盆。在不远处，

便是镶有巨形钉头饰的大门，我们才华横溢的祖宗留在上面的异形文字含义莫测。时而有新教徒署名的盟誓，时而有旧教徒对亨利四世的铁杆诅咒。个别有产者还在上面刻上了他们钟形的贵族徽章，以显示其祖先曾任地方总督的光荣。这儿几乎是一部完整的法兰西史。在这栋经艺术大师粉饰过的摇摇欲坠的房屋旁有一栋贵族官邸，虽已经历过 1789 年以来的历次震荡全法国的革命运动的破坏，但用石头建造的半圆拱门框上还可见到其贵族徽章的痕迹。这条街临街房屋底层并非是个大小铺面，那些爱好中世纪艺术风格的朋友们见到的是我们天生单纯的祖先留下的缝纫工场。这些又深又暗的低屋矮房既无装饰的门面，又无橱柜、玻璃门窗。这儿的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粗制滥造地包着铁皮，上部向内敞开，下部装有弹簧门铃，不停地来回开、关。空气、日光只能从大门的上方或门框、地板和平窗台的矮墙之间的缝隙进到这洞穴般潮湿的室内。窗台上架有结实的百页挡板，早上卸去，夜晚安上，并用带栓的铁条固定。矮墙供批发商陈列货物样品，这儿的一切货真价实，毫无江湖骗术。全是按经营的性质，陈列得满满的：两到三桶食盐及干鳕，几捆帆布及绳索，还有吊在楼板横梁上的黄铜丝及沿墙摆放的大小小小的桶箍，柜台上还有几块布料。“要进吗？”一位穿着朴素、围着白头巾的青春少女立即放下通红的手上的织物，招呼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接待您或是售给您想要的货物。无论是做成两个苏的买卖还是两万法郎的交易，店主性格各不一样，有的冷淡，有的热情，有的傲慢。您还会看到一位坐在门口、转动着拇指与邻居聊天的橡木板材的店主，看上去他只有少量做酒瓶搁架的劣质木材和两三捆板条，然而在码头

货场上却堆满了足够安茹地区桶匠生产酒桶的全部板材。他可根据葡萄收成的好坏知道能售出多少制造酒桶的木板，误差只在一块上下。阳光充足之年，他会财源滚滚，如遇连阴多雨，他则丢本失利。仅一个上午，一只酒桶便可由十一法郎跌至六法郎。这地区与都兰一样，生意的好坏受到天气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种葡萄的农户、田产主、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主人，都期盼阳光。要是听说夜晚有霜冻，晚上睡觉都会心惊胆战。他们怕雨，怕风，怕旱。但时而又需要雨水，时而需要炎热，时而又希望阴云。上苍总与人间利益作对。天气变化，就是人们面部表情的晴雨表，时而让人愁容满面，时而使人笑逐颜开。索莫城这条古老的大街上，从头到尾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这真是黄金般的天气。”家家户户都在估算自家的收成，左邻右舍相互报告，“天降金元宝了！”他们明白，适时的阳光和雨水会给他们带来好的收成。风和日暖的周六中午，您不可能从这些正直的手工艺商人那里买到一个钱的东西，他们各家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和小块的田地，都要下乡几天。这些全是事先定妥的事：买进、卖出，赢利多少等。商人们大多数时间用来娱乐、考察，评头论足和窥伺隐情。旁边的人未向丈夫打听山鹑是否烧到火候之前，女人是不会去买它的。年轻姑娘将头探出窗外，那绝对逃不过闲人的目光。这儿没有隐私，人们的思想就像那些黑暗幽静的房屋，虽未能进去，但毫无神秘之感。人们几乎生活在户外，一家子坐在自家门前，在那儿吃午饭、吃晚饭，他们也在那儿拌嘴。过往行人，无一不被评论一番。历来如此。某个异乡客来到外省城镇，必会沿街遭到嘲弄，故而有了许多趣闻，昂热人也因此而有了“讽刺

大王”的美称。这座古城的旧公馆位于这条街的高处，本地乡绅曾在此居住。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儿。这栋凄凉宅院曾民风淳朴，风光百年，令人肃然起敬。如今不再有当年的景象了，法兰西风俗也已日渐消失。沿着这条风景如画的蜿蜒曲道走过，事事处处无不唤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情不自禁地进入遐想。走着走着，您便会发现一个黑暗而隐蔽的角落，中间隐藏着一道门，那就是葛朗台先生的府邸。如果不介绍葛朗台先生的身世，您决不会明白“府邸”这个词在外省究竟有何深刻涵义。

葛朗台先生是索莫城有名望的人，未在外省生活过的人决不会知其原委。有些人称这位葛朗台先生为葛朗台老头，喜欢这样称呼他的老人显然已为数不多了。一七八九年时，他还只是个箍桶匠，但日子过得也还算富裕。他读过书，能写会算。法兰西共和国在索莫地区拍卖教会产业时，他已四十岁，并且刚刚娶了老婆，妻子是一位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于是葛朗台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的陪嫁——两千金路易及手头的现款去了地区首府。他还拿出岳父赠送的四百路易收买了监督拍卖国有产业的执行官——一位粗暴的共和党人。这样，他便以十分便宜的价格买下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及几块分租田，他的这一行为虽有许多不太合理之处，然而它却完全合法。索莫城的百姓革命意识不强，因而葛朗台老头被视为当地有胆识的爱国志士、有新思想的共和党人。然而这位箍桶匠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葡萄园。葛朗台还被任命为索莫地区的行政委员会成员。他温和地影响着当地的政治和商贸。政治上，他保护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前的贵族，尽力阻止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贸方面，

他向共和军队提供白葡萄酒，每年大约一二千桶，但换来了原属一家女子修道院的好牧场，这是留到最后才拍卖的牧场。葛朗台这位好好先生于执政府时期当上了市长。他处事谨慎，而自家葡萄园的收入更是好上加好。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更何况他还被认为是戴过红帽子的人，因而于帝国时期被免职，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取而代之，此人后来还晋升为男爵。葛朗台先生虽然失去了行政长官的荣耀，但他并不感到遗憾，因为他在任职期间，在本地区修了好几条公路直通自家的田产。在房屋地产登记造册时，他也得到极大好处，故而上税微薄。自从田产分级，由于他长期精耕细作，他的葡萄园成了当地上等葡萄园，他家葡萄园出产的葡萄能酿出高等级的葡萄酒，在此问题上，他真可申请到荣誉勋章。

以上情况发生在一八〇六年，当时的葛朗台先生已五十七岁，他的妻子才三十六岁，他们合法婚姻的独生女儿也已十岁。也许是上帝见他官场失意，想安慰安慰他，因而使他在一年时间内继承了三笔遗产：首先一笔是岳母的遗产，她本来是姓德·拉·贝尔特尼埃，后来成了德·拉·戈迪涅夫人；接下来的便是岳母的老父亲的遗产，他就是德·拉·贝尔特尼埃老先生；最后继承的遗产是他自己的外祖母的，也就是冉蒂耶老夫人的。这三笔巨产究竟大到什么数额，根本就无人知晓。这三位老人视钱如命，一辈子精打细算，为的是攒下钱来独自暗暗欣赏。德·拉·贝尔特尼埃老先生认为，拿钱出去投资就等于是挥霍，看着闪闪发光的金子比拿去放高利贷更划算。索莫城的人只能从他们家看得见的资产带来的收益去推测其财富的数额。因而葛朗台先生获得一个新贵族的头

衔，这是任何平等狂也抹杀不掉的。他在一年之间便变成了全区最大的纳税人。

他经营了一百阿尔邦^①的葡萄园，年成好时可产七八百桶葡萄酒。他还拥有十三块分租田、一座老修道院，他将那儿的大小玻璃窗及彩色玻璃窗全部用砖封死了，以便能节省门窗税^②，还可把这些东西长期保存下来。他还拥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牧场，一七九三年种下的三千棵白杨树，现都已枝繁叶茂，他的住房是自家的财产。这就是人们所能看得见的财富。至于他的资金，只有两人能估计个大概：一位是替葛朗台放债的公证人克罗肖先生，另一位是索莫城最富有的银行家德·格拉桑先生，葛朗台经常因私事暗中与他往来。克罗肖及德·格拉桑两位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们的为人却非常谨慎，在外省博得信任且有较优越的地位。他们在公开场合对葛朗台先生总是毕恭毕敬。这便叫人无不推测，这位前任市长的家底会有多么厚实。索莫城的人无不相信葛朗台先生拥有私人金库，有满是金路易的密室，想象着他在深更半夜看着成堆的发亮的元宝时的喜悦心情。那些爱钱如命的人也认为他的确如此。在他们看来，葛朗台的眼睛里放射出的便是黄金的光芒。会争取大额利润的人，必然会和色狼、赌徒及讨好卖乖者完全一样，他们都会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习惯：行为鬼鬼祟祟，动作偷偷摸摸，神态贪得无厌，可是这一切又难逃过同行们的眼睛。同时，在某种程度

① 阿尔邦为旧时的面积单位，约三分之二公顷。

② 一七九九年督政府规定的纳税项目之一。

上，这也成为那些作恶者之间的无声的语言。葛朗台先生受人尊敬，他从不拖欠任何人的人情和债务，他既是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好手，同时又像是个天文学家，他可准确地推算出葡萄收获的情况：什么时候需要准备一千只桶，什么时候只需准备五百只。他搞投机生意，从未有过失手现象。酒桶比酒贵时，他总有酒桶出售；小业主们每桶酒的售价为一百法郎时，他会将酒大量囤积起来，等市价上涨到二百法郎时再开始出售。一八一一年是个好年成，他囤积葡萄酒慢慢出售，直到最后，他总共赚了二十四万里弗尔。提起捞钱，葛朗台先生如狼似虎，又好似蟒蛇出洞，他会蜷缩着身子，趴在地上，久久地凝视着自己眼前的猎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会猛扑上去，张开钱袋大口，吞食大量的金币，尔后，他会安然静卧，像条吃饱了的蛇，一动不动，等待着慢慢消化肚内的食物。凡是见到他的人，无不既抱敬佩之情，又怀恐惧之感。索莫城的人，不是都感觉到曾经受到过他那钢牙利爪、冠冕堂皇的伤害吗？某个人向他借款制产业，克罗肖先生要收百分之十一的利息；另一个人会因汇票贴现找到德·格拉桑先生时，被提取的利息更是高得可怕。不论是在白天的集市或是晚间的闲聊，无不听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有的人还认为，这位葡萄长老的财富，是当地人的一大骄傲。不只一个批发商，也不只一个客栈老板，见到外地客人时总要兴致勃勃地说：“先生，我们这地方有两三家百万富翁，至于葛朗台先生的家产究竟有多少，可能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一八一六年，索莫城那些最精明的算账老手估计，此人的地产约值四百万。因此，自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他每年平均有十万法郎的田产收入，照此推算，他手中拥有的现金

几乎与他房地产的价值相等。每当玩过纸牌或是聊过葡萄之后，人们也总会谈到葛朗台先生。那些能干人则会说：“葛朗台先生吗？……葛朗台先生大概有五六百万啊！”“您真是比我有能耐，我可从未知道他财产的总数。”克罗肖先生和德·格拉桑先生听到这些话时总是这样回答。某一位巴黎人提到大银行家罗特西尔德或拉菲特时，索莫城的人则会打听他们是否和葛朗台先生一样富有。如果巴黎人面带微笑、骄傲地表示出肯定时，他们则会以怀疑的神态相互摇头对视。如此巨额财富，犹如金箔帷幔，完全隐匿了这个人的言行举止。即使其生活本身存在有光怪陆离之处曾遭人嘲笑奚落，如今已不再有人重提此事了。葛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都是他事先框定的。他从言谈举止到穿着打扮，即使是一个眨眼的动作，都会成为当地人的清规戒律。当地的每一个人，都像是研究动物本能动作的博物学家，多少都会从他那细小的动作中找出高深而又无法言表的智慧。“今年冬天天气寒冷，”有人在说，“葛朗台先生戴上了皮手套，该收葡萄了。”“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做酒桶的木材，今年的葡萄一定能高产。”葛朗台先生从不买肉，也不买面包，他的佃户每周一次为他送货上门，用以抵租，送来足够的腌鸡、肉鸡、禽蛋、黄油和小麦。他还拥有一间出租的磨房，租户将小麦拿去加工，然后再将面粉和麦麸一并送回。他家只有一个女佣，她就是大个子娜依，虽然她已不再年轻，但每个周六还得亲自动手做全家人吃的面包。葛朗台还与种菜的佃户商量妥当，要求他们定时供应蔬菜。至于水果，自家的产量之大，大部分的鲜果可送到市场出售。取暖的柴火都是由佃户去自家篱笆砍回，或是将田头地边似腐非腐的老树桩锯倒，

然后装到车上送进城。佃户们为讨得他的一声道谢，还将柴火搬进柴房堆好。他们家众所周知的开销就是购买祝圣面包、太太和女儿的服饰，教堂座椅的租金、灯火费，大个子娜依的工资，锅子镀锡，交税，房屋维修及庄园的开支。他在不久前又买进了六百阿尔邦树林，并将它交给附近的护林人员看管，还答应付给补贴。自从得到这片树林，他才开始吃野味。葛朗台行为简朴，平时少言寡语，喜欢使用一些警言绝句，讲话时声音轻细。自从大革命开始，他便更加引人注目。每当他发表长篇讲话或是与人争论时，他总是结结巴巴，越说越让人摸不清事实真相。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他受教育不足的缘故，其实，他是在有意装模作样，本故事中提到的几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外，他还有四大绝句，就像是数学公式，可供他用来解决和处理日常生活及商务中遇到的难题：“我不知”，“我不能”，“我不愿”“以后再说”。他从来不立即说“是”，也从不立即说“不”，更不会留下任何字据。你同他讲话，他冷若冰霜似地听着，右手托住下巴，左手抱住右肘。他一旦作出决定，便永不反悔。再小的买卖，他也会久久地思来想去，经过狡诈舌战，对方无意中说出秘密还会自认为自己是绝对守口如瓶。这时他则会说：“未征求我太太的意见，我不能作任何决定。”其实，他待妻子如同奴隶，然而在商务上却是他最好的挡箭牌。他从不去别人家做客，既不接受邀请，也不宴请他人。做任何事都从不弄出声响，似乎什么都需要节省，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为了尊重他人的所有权，他从不乱动别人的东西。尽管他说话轻言细语，行为审慎，然而他那箍桶匠的言谈和习惯却总会显露出来，尤其是在自己的家里，表现最为突出，不

像在外那么自我克制。从体格方面说，葛朗台身高五尺^①，矮矮胖胖，小腿滚圆，髌骨粗大凸出，宽肩膀，棕褐色的脸上留有天花后的麻点。他直直的下巴，平平的嘴唇，洁白的牙齿，他眼睛的样子，看上去好似沉着，但给人畏惧之感——就像人们所说的蛇眼。他的额头上布满了皱纹，而且还有几个意味深长的小疤。他暗黄色的头发已经花白，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竟敢拿葛朗台先生的头发开玩笑，说他头上长有金丝银线。葛朗台先生的蒜头鼻子上长着一个布满青筋的肉瘤，普通老百姓说那里面装的尽是鬼点子，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葛朗台先生如此容貌，足以显示出他诡计多端，正直而无热情。他自私自利，他全部的感情就是以敛财为乐，以及放在被他视为惟一的财产继承人的宝贵女儿欧也妮的身上。葛朗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显示出他的自信，这种自信是生意场上顺风得意养成的习惯。因此，他看上去平易近人，其实他冷酷无情，他的衣着打扮总是同一个模式，自一七九一年至今，从未有过改变，始终穿着一双系有皮革鞋带的皮鞋，一双四季不变的厚羊毛袜，一条钉有银色纽扣的栗色粗呢布短裤。一件右侧加扣、褐色的条纹绒布背心，一件又肥又大的长下摆栗色礼服，一条黑色领带和一顶教友派教徒的礼帽。一双手套与警察的手套一样结实，一用就是十二个月，为了不弄脏它，他总是做着同一个手势，手放在帽檐的同一位置。关于这个人的情况，索莫人能知道的也就这多。

只有六个人有权进入葛朗台的家。最有资格的三个人中

^① 法尺，古长度单位，约为0.324米。

应首推克罗肖先生的侄儿，这位年轻人自从当上了索莫城一庭的庭长，他便在自己的姓克罗肖前加了德·蓬丰，并且竭尽全力使德·蓬丰氏盖过克罗肖氏。他的签名也是克·德·蓬丰。诉讼人要是不小心称他为“克罗肖先生”，这人在庭审时会立即发现自己做了件极大的蠢事。称他庭长的人可以得到他的关照，那些会谄媚阿谀者若称他为德·蓬丰先生则会迎来他最甜蜜的微笑。庭长先生现年三十三岁，拥有一座取名为德·蓬丰的庄园。每年的固定收入可达七千里弗尔，他还将继承两个叔父的家产，一个是公证人克罗肖，另一个是图尔的圣马丁教堂教务会的要人克罗肖神甫。两人都是公认的当地富豪。克罗肖氏的三大家族加上他们各家众多的表亲，总共有二十多家人沾亲带故，并且自成一派，如同过去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梅迪奇家族有自己的顽敌帕齐家族，克罗肖家族也一样，也有自己强大的对手。德·格拉桑夫人也有个儿子，当时已二十三岁，她之所以成为葛朗台太太牌桌上的常客，那是因为她指望自己的儿子阿道尔夫能与葛朗台太太的女儿欧也妮结为百年合好。银行家德·格拉桑先生也赞同妻子暗中的计划，他也经常在后面不声不响地帮助这位老吝啬鬼，关键时刻总是亲临前线。德·格拉桑氏也有自己的党羽、表亲和盟友。在克罗肖一方，被称为家族中老外交的达莱朗的神甫，有位当公证人的兄弟撑腰，他与银行家夫人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一心想使葛朗台家的那份巨额资产最终落到当庭长的侄儿的门下。克罗肖和德·格拉桑两家明争暗斗的焦点就在于争夺欧也妮·葛朗台小姐。将来究竟花落谁家，这已引起索莫城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欧也妮·葛朗台小姐究竟会嫁给谁？是庭长先生还是阿道尔夫·德

·格拉桑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各有自己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葛朗台先生一家都看中，他们说这老箍桶匠的野心可不小，他想找一个贵族院议员做女婿。葛朗台家每年有三十万里弗尔的收入，他会要求这位女婿同意购买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全部的酒桶。另外一些人则看法相反，他们说，德·格拉桑夫妇均出身名门贵族，家庭实力雄厚，阿道尔夫英俊潇洒，除非他葛朗台的袖筒内突然又冒出一个教皇的亲侄，否则这桩再好不过的亲事定会使得这位出身低微、全索莫城都见到过他手持钹刀干活、并且曾戴过红帽子的人心满意足。那些会看事的人则提醒说，克罗肖·德·蓬丰先生可随意进出葛朗台先生的家，而他的对手只有在星期天才可进见。有些人确信，德·格拉桑夫人与葛朗台家的娘们的关系密过克罗肖家族。久而久之，她终会心想事成。反驳者又说，克罗肖神甫最善溜须拍马，女人和僧侣斗智，实力不相上下。“他们的争斗可称得上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索莫城的一位风趣者说。当地有些了解葛朗台的人认为，葛朗台一家，谋略深远，他们不会让自家的财产落入外人手中，他们会把葛朗台小姐嫁给巴黎的葛朗台先生之子，这位葛朗台先生是巴黎有钱的葡萄酒批发商。克罗肖家族和德·格拉桑家族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葛朗台姓的这两位堂兄弟三十年来并未见过两次面，巴黎的葛朗台对儿子寄予厚望，老葛朗台已当上了区议员，并且是一区之长，国民自卫军上校，商务法官，他们否认与索莫城的葛朗台有亲缘关系，他们扬言要与某位得到拿破仑宠爱的公爵家族结亲。方圆七八十里的人们都在漫无边际地谈论这位大笔遗产的女继承人，就是在从昂热到布卢瓦的公车上也是如此。一八一八年初的一件